

抓来的老师



抓来的老师

谭元享原著 钱志清改编

华其敏

绘画

张桑女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 侯春洋

抓来的老师

谭元亨原著 钱志清改编

华其敏 张桑女绘画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上饶赣东北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50 1/64 印张2.125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27,000

统一书号: R 8024·76 定价: 0.31元

【内容提要】 红军游击队智俘国民党的一名县太爷作人质，令其在县里管军火库的儿子用枪支来赎取。在扣押期间，游击队司令要县太爷教红军的子女识字。开始时，他拒不肯教，孩子们也不愿拜“白狗子”为师；后来，在红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感化下，他改变了看法，当了孩子们的“老师”。



(1)我从小生长在深山野岭里，和一些伢子、妹子们天天同山牛野猪打交道。我的性子和山风一般，任性、好胜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八、九岁的妹子，就敢同山鹿追个输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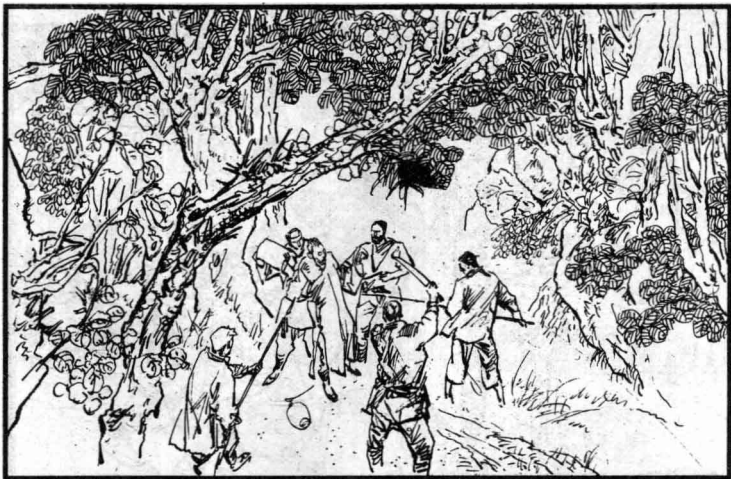
(2)我的爹爹是红军一支游击队的司令，这支队伍拢共有多少人？我怎么也说不清。一有行动，几个支队合拢来，打完仗又分散了。在司令部附近，平素只有几十个人，十几支枪，打得响的，又只一半。



(3) 兴许是因为我爹爹当司令，我在五、六个伢子、妹子中也挺有威信，比我大两岁的海伢子也听我指挥。给山下送信，和别的支队联系，爹爹都让我“点将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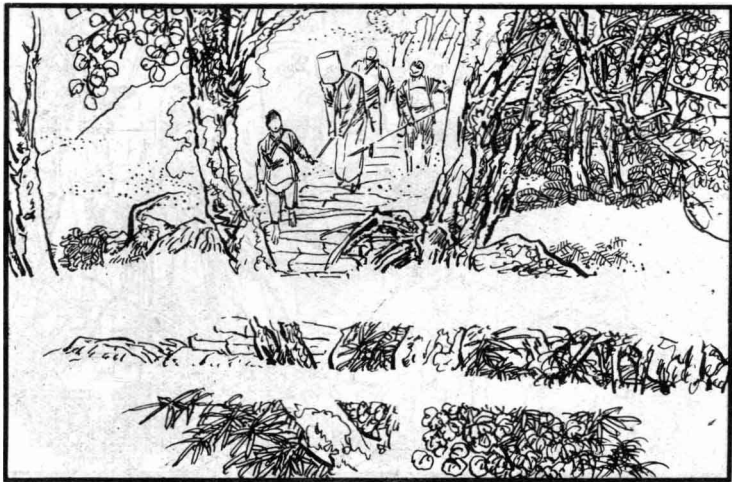
(4)大一点的军事行动，大人从来不让我们参加。听说这个县的县太爷有个崽，是个孝顺伢子，正好在县里管军火库。我爹爹他们打听到那天县太爷在一个绅士家里打麻将，半夜三更便在巷子口守着。



(5)好不容易等他出来，送客的人退了回去，我爹爹他们才一拥而上，赏了他一个洋铁皮桶制的“帽子”，押回山里。



(6)一回到“司令部”，我爹爹急着把我找去，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“待会儿，你领几个细伢子，牵着他满山转，走他五、六个钟头，再回到洞里，路上，你只管说到了乌鸦山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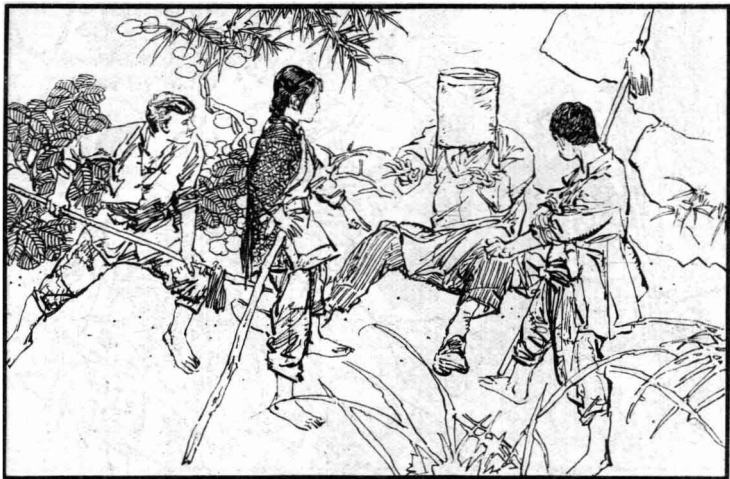
(7)我心里虽然感到奇怪，乌鸦山离这里百多里路呢，干嘛要这样说。只是任务紧急，便和海伢子两个赶着戴洋铁皮帽子的人上路了。



(8)夜深了。我有时错把泉水当月光踏去，溅起的水珠把后边的人打得湿漉漉的。那人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山里凉，再打湿，要伤风的，你们又没药治。”海伢子一巴掌拍在洋铁皮桶子上：“你这个反动派，病死十个也只五双。”



(9)那人气坏了，喃喃地骂：“野蛮！”我故意折断一根树枝，猛地敲在洋铁皮桶上，“砰”地大响起来，桶里听了，准象打雷。他吓了一大跳，我“格格”笑着骂道：“雷公才不晓得什么野蛮不野蛮呢。”



(10)那人真是鸭子死了嘴巴硬，让我们抓住了，还偏要骂我们是没教养的强盗。我气坏了，喝令他站住，然后叫海伢子把他的鞋子脱掉——原来还是一双皮鞋呢。那人慌了神，两只脚乱动。



(11)海伢子挺善于领会我的意图：“哼，我们打赤脚，你倒穿皮鞋。脱下来，跟我们一样走。”任他骂得凶，鞋子还是给脱下来了，不过，没让他打赤脚，上面还穿一双纱袜子。



(12)我又起腰，喝道：“我们打赤脚是野蛮，那你们白狗子穿皮鞋踢人、踩人就不野蛮了？你再说野蛮，袜子都脱掉你的！”泥坨似的皮鞋挂在他的脖子上，沉甸甸的，他不吭声地走了。



(13) 没走几里地，他的袜子也走丢了。光着脚丫，那走路的样子笑得死人，脚一挨地就哼哼，仿佛长满了刺一样。走着，走着，那人“叭”地一下倒在路上。